

虞初近志

新式標點 虞初近志 第七卷

安吳胡寄塵編訂 古虞時希聖校讀

記先君子逸事

沈昌眉

昌眉不夭，生十三年而孤，以先君之任俠好義，而遭聞逸事，不獲詳知焉，爲可悲也！

乙巳九月，客金澤，有許姓者，踵門求見，以非素稔，使辭焉。固請，乃見之，則一六十許老人，熟視予曰：『子非沈詠樓先生之子乎？』予曰：『是也。』曰：『先生歿若干年矣？』許某受先生恩最厚，而喪不賻，葬不紼，於心缺如；今得見予，如見先生矣。予知爲父執，肅然改容，與談良久而別。始知先君館莘塔凌氏時，許亦爲凌司會計，家貧甚，又拙於才，年三十餘，未有室，時與先君言門祚式微，似續恐不繼，先君憫之，會卹有某翁女，先君爲作伐，使賦好逑焉，今兒女成行矣。許又言：『成家後苦飢寒，先君授以推拿術，因得爲兒醫自贍。』叩以先君他事，詞多瑣

虞初近志第七卷 記先君子逸事

二

碎，不能具始末也。

他日，來秀里有鄉人王姓者，來予家，自言少壯時業操舟，昔三相僑居吾村，往來莘蘆間，予則載以行。三相者，舊時鄉人稱先君之詞，鄉人質樸，故輒尊人曰相也。予急叩先君生平，詞瑣碎不能具始末如許某，因憶許事，試叩之。鄉人曰：『是所娶女，吾里人也，吾知之詳。某翁性方正而迂特甚，女年及笄，未字人，提甕出汲，無賴子豔之，入以游詞，爲翁所聞，嚴斥無賴，無賴反辱翁，翁乃遷怒女，必置之死地。戚里廉其冤，爭往勸止，不能得，環請於三相曰：「翁所敬惟三相，得三相言，女必無死，忍坐視乎？」三相曰：「我正思所以救之也。」遂往見某翁曰：「而女誠冤，而必欲誣殺之，亦奚忍？誠聽我言，而必可轉怒而爲喜，亦願聞之乎？」翁曰：「先生亦爲賤婢請乎？吾不殺賤婢，後必爲門戶羞，老夫受累何底也。」三相曰：「翁弗慮，我有以善處之。」因爲許委禽焉。予笑曰：「然則許之來謝，妻實使之也。」鄉人曰：「此事猶未已也。許某非三相力，雖委禽不克娶焉。」予怪問故，鄉人續言曰：「無賴子伺女嫁日，率醜類強劫之。」

中途，予聞訊，急櫂舟至莘，訴之三相，三相怒甚，然倉猝間計無所出。適瞿先生在側，乃就商之。瞿曰：「速追之，吾當爲君一行，或不辱命也。」問所需，曰：「與吾青錢數十文，足了事矣。」如其言。追及於大澤中，見許蠅伏艙底，而女已失，問之，則曰：「無賴挾女前行矣。」瞿命許爲導，更追之。無賴見有追者，駕兩櫓疾如飛，相距十餘丈，我舟不能及也。瞿手青錢遙擲之，諸無賴中要害，或蹶或仆，無一能抗拒者。許始得安然載女歸，成夫婦至今日。三相真熱心人哉！救人救徹，殺人見血，今無其人矣。」言畢歎獻。

昌眉方痛先君之歿，二十有一年，父輩寥落，老成謝而典型墜，里巷述先君之行事，幾幾於無徵不信。許雖戀戀舊情，而僅陳大略，事之曲折，不予告也。幸此鄉人白頭健在，使予得備記其始末，爲之喜極而悲也已。瞿先生字雲峯，有拳術，與先君同主凌氏，相善也。見義勇爲，例得附書。

費太公家傳

錢基博

虞初近志第七卷 費太公家傳

四

費太公，諱允嘉，字大猷，南通縣人也。兄弟五六人，皆拳勇有氣力，而公次居，長壯，竟魁於諸弟，挂兩臂，能舉重八百斤。以販海蜃赴吳門，單舸棹揚子江，中流遇盜舟數十，猝傍公舟，躍入各爲隱語，如俗所傳古水盜叱喝曰：「汝啖過刀麵，抑落湯餛飩耶？」過刀麵者，殺之之詞；落湯餛飩者，溺之之詞也。於斯時也，凡稔公者皆不意公之能力敗諸盜也矣；而公則大呼曰：「吾魚鹽販也，安所得金寶纍纍爲諸君壽？願悉所有海蜃獻以買吾生。」海蜃厥形如鐘，肉柔美可食，歐儒所謂腔腸動物海味也，俗稱之曰「海月」。濱海漁人捕之，漬鹽盛木桶，致遠地賣十一利，公實資之以爲生焉。諸盜聞公言，不理，攢公手足，駢縛置艙，爭舁其桶。桶巨於牛腰，高四五尺，度可重五六百斤，卽盡數盜力而不能勝。公以面貼艙板，仰首言曰：「諸君釋我，請爲舉之，幸無以勞諸君。」言未已，輒潛氣鼓，併力撐擊，縛繩寸寸截起，從容舉桶，移盜舟如移几案，盜相顧愕，叩問公姓氏居所，公乃曰：「吾江北費大猷也。」盜則連頓首抵地，乞贖死，公笑移桶，還己舟，麾之曰：「去去，毋溷我！」諸盜莫不憚公之勇，而感其仁而惠也，伺公歸

來，謁謝里中。織兒相率誣公爲竊盜，公曰：「是不過涎吾貲耳，全吾貲於盜，而失諸里子弟，何害焉！」厚賂遺之，乃已。蓋公視里子弟亦猶之其視盜，不欲以力勝而以度勝焉耳。嗚呼！公亦可謂人傑矣哉！

無錫錢基博曰：如公兄弟，所謂雄武魁傑人也。然吾聞公兄弟服義自持，恂恂友于，生小家貧，不能具好服，每置一襲，弟兄遞互易著，融融怡怡，退然如恐相傷也。嗚呼！是可以愧世之士大夫讀書談道而反至於鬪牆者，其好勇鬪狠者又勿論也。

錢基博又曰：公生距今百餘年矣。乙卯之冬，公玄孫師洪持狀來乞傳，計當勝清乾嘉間人也。師洪，通州張謇弟子，亦恂恂孝友人也。父歿，能遍致鴻儒碩學，爲撰傳誌，以垂美於無極。且撫教稚弟，極有恩禮，爲之介，請業於余，是可以覘師洪之爲人也。嗚呼！公之遺澤遠矣哉！

記御者高七

狄葆賢

京師御者高七，性兀傲，好鬥，鬥必以勝爲快；少經撓挫，則終日尋鬻不休，必至勝乃已；以

是人多畏之。亂後，爲某國公使御者，擁蓋策羸，意氣頗自得。

一日，出前門，路窘不能方軌，適前有一老者策笨車，逡巡不前，高七怒目叱之曰：「誰何之車，乃阻人道？」老者唯唯微哂曰：「此却爲我自己車，非他人車也，汝今日藉外人之勢以鞭我，我安敢不順受。」其語頗雋利。高七無以應，挹挹不樂。

越數日，卽入西山某寺，剃度爲僧。僕人李升，與七爲戚屬，曾攜其子往西山視之，見七端居一暗室，閉目趺坐，問之始終無一語。此御者能言下立悟，登時放棄一切，其根氣自必非凡，遠過於晏子之御，僅以大夫終也。

鄒容傳

章炳麟

鄒容，字威丹，四川巴人。父某，行商隴蜀間，略知書。容少慧敏，年十二，誦九經，史記，漢書，皆上口。父以科甲期之，容弗欲，時烹彫刻。父怒，輒榜笞，至流血，然愈重愛容。稍長，從成都呂翼文學。與人言，指天畫地，非堯舜，薄周孔，無所避。翼文懼，擯之。

父令就日本學，時年十七矣。與同學鈕永建，規設中國協會，未就。學二歲，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，容偕五人入其邸中，榜頰數十，持剪刀斷其辮髮。事覺，潛歸上海，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。是時，社生多習英吉利語，容調之曰：「諸君堪爲買人耳。」社生皆怒，欲毆之。廣州大駟馮鏡如，故入英吉利籍，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，招容。容詰鏡如曰：「若英吉利人，此國民者，中國民耶，英吉利國民耶？」鏡如慚，事中寢。

容既明習國史，學於翼文，復通曉說文部居，疾異族如仇讎。乃草革命軍以擯滿洲，自念語過淺露，就炳麟求修飾。炳麟曰：「感恒民，當如是。」序而刻之。會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，察檢革命黨事，將逮愛國學社教習吳朶，朶故忌容，炳麟又幸脫禍，直詣明震自歸，且以革命軍進。明震緩朶，朶逸。遂按名捕容、炳麟。

容在獄，日就炳麟說經，亦時時講佛典。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論授之曰：「學此，可以解三年之憂矣。」明年，獄決，容、炳麟皆罰作。西人遇囚無狀，容不平，又啗麥飯不飽，益憤激，內熱洩。

膏。炳麟謂容曰：『子素不嗜聲色，又未近女，今不夢寐而髓自出，宜懲忿自攝持，不者至春當病溫。』明年正月，疾果發。體溫溫不大熱，但欲寐，又懷懷煩冤，不得臥。夜半，獨語驚人。比旦，皆不省。炳麟知其病少陰也，念得中工，進黃連、阿膠、鷄子黃湯，病日已矣。則告獄卒長，請自爲持脈，疏湯藥，弗許；請召日本醫，弗許。病四十日，二月二十九日夜半，卒於獄中，年二十一矣！

詰朝，日加已，炳麟往撫其屍，目不瞑。內外譁言，西醫受賄，下毒藥殺之，疑不能明。然西醫視獄囚至微賤，凡病皆令安坐待命，勿與藥。獄囚五百，歲瘕死者率百六十人。容疾始發而醫不知其劇，比日久病態已著，顧予以熱疾常藥，亦下毒之次也。容卒之歲，日本與露西亞始成。

陳蛻龔先生傳

柳棄疾

先生姓陳氏，諱範，原名彝範，字叔柔，或作叔囑，又字憶雲，號夢坡，別稱夢逋，一號瑤天，晚乃自更名曰蛻，號蛻龔，亦種蛻僧，又別署退僧。蛻存云：先世籍湖南衡山，嗣遷江蘇陽湖。故又爲陽湖人。先生生而負異稟，弱冠通詩古文詞，尤究心經世之學，慨然以攬轡澄清自任。既累

試不第，遂納粟爲令，謁選都中，復就試，得己丑乙科，仍棄去，入江西，爲鉛山縣知縣。久之，自投効歸，創蘇報上海，昌言革命。會山陰蔡元培、陽湖吳敬恒、巴縣鄒容、餘杭章炳麟諸子，方建中國教育會，日夜圖光復，得先生振宗風，則大喜，時時爲文張之。時是時，蘇報名震天下，虜廷驚駭，視之若一敵國，遂命大吏案治。於是元培、敬恒出亡，容、炳麟就逮，先生亦航海去日本。顧家室已毀，貧困幾無以自給。繼漫游香港，無所遇而歸。復來上海，爲偵騎所陷，繫獄年餘。既得脫走，依陽湖汪文溥於湖南醴陵。文溥者，先生女弟德暉壻，始共建蘇報。至是，乃爲醴陵縣令，喜結納時士。丙午萍醴之難，保全善類甚衆。顧卒以是失職去，留長沙觀變。先生則往來醴陵長沙間，從醴人史良、傅專、劉澤湘輩遊，嘗趣諸人爲文生祭之。一日，渡淥江，訪紅拂墓，潸然謂同遊者曰：「吾死葬此矣。」醴人寧調元以革命錮長沙獄三年，先生時時攜酒就獄中，賦詩痛飲，出而與傅專言調元，未嘗不流涕也。先生雖窮居憔悴，然其心實未能忘天下事。識新軍協統定興劉玉堂賢，謂此勇士，緩急可用，使與文溥、圖湘、會文溥以事被逮，先生與史良輾轉營

救。已而光復軍起，先生欲使文溥說湘都督焦大鵬共玉堂率兵援鄂，議未定而大鵬被難，不果。鄂事急，玉堂以少兵馳赴，一日夜戰死，漢陽遂陷。先生聞耗，爲詩文哭之慟，謂文溥曰：『令早用吾策，君與劉偕先十日赴援，劉或不死，漢陽不失也。』論者以爲知言。蓋先生之抱負匡濟如此。既與文溥共參湘桂援鄂聯軍事，以司令沈秉堃無遠志，並去之上海。時南都新建，昔之亡人逋客，方濟濟慶彈冠，而先生布袍幅巾，蕭然物外，絕口不道前事。於是蔡元培、吳敬恒先後爲言諸政府，請以蘇報獄付稽勳，且議優卹，久之不獲報。語既聞於先生，亟使文溥謝敬恒，謂正誼明道，非以計功利，吾儕自靖自獻，寧容貪天功爲己力，幸告吳先生勿以我爲念。聞者皆扼腕嘆息不置，以爲賢者不負天下，而天下負賢者，非建國之祥，願當事者卒弗悟也。先生客上海經歲，爲南社及國學商兌會祭酒，任太平洋報筆政，繼走燕市。主民主報，未幾，仍南歸。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六日，卒於滬西寓廬，年五十四。元配袁夫人，字幼菡，繼配莊夫人，字芙笙。並先卒。繼聘某氏未娶，而蘇報獄起，遂別嫁去。妾二人，隨先生東渡，初使入女校求學，繼

並遣嫁之，謂還其自由，所以崇人道也。子二，長嶷，蘇報難作前出走，遂不返。次岐，代先生就逮，出獄後早卒，遺腹得一孫，生三年，亦殤，獨嫠媳鍾氏存。女二，長擷芬，十年前創女學報，名聞海內外，適重慶楊僕，並留學美洲，畢業後返國。次信芳，畢業日本女學校，受基督教洗禮，今居上海。先生爲人闇淡沈默，恂恂如老師宿儒，卽而與之語，一引其緒，輒妙玄入微，否或微笑而已。閑居耐苦思，嘗謂一尋常俗語，皆有至理，其學穿穴經史百家，旁通內典，兼及重譯諸籍，而尤長於詩。詩故雋上，益以身世蕭瑟，玄想孤邁，論者謂窮而後工，幾幾與杜陵方駕。所著有映雪軒初稿、烟波吟舫詩存、寄舫偶存、息庵詩、庚庚集、東歸行卷、滄波聽雨集、夢雨樓續集、九疑雲笈題襟集、捲簾集、殘宵梵誦、夜梵集、閒情香草詩，爲誰存稿、蛻僧餘稿諸目。存佚參半。歿後汪文溥爲斟定付梓，計得七卷，附以瓣心詞殘稿一卷，顏曰蛻翁詩詞刊存，今行於世。而醴陵諸子收拾叢殘，嗣有所獲，將謀續刊焉。述學論事之文，精至縝密，前無古人，亦由文溥網羅得數十首，刊成文集一卷。餘緒爲小說，尤絕優美，惜散佚不盡存。

柳棄疾曰：十年前震陳先生名，以爲祥麟威鳳，泰山北斗，不世之豪傑，其容貌議論，必有魁梧奇偉，慷慨激昂，足以排風霆而走海嶽者。嗣讀其詩，深微幽渺，輒心疑以爲弗類。民國紀元之歲，始得謁先生於滬上，退而益爽然若自失，將毋史遷所謂留侯貌似婦人好女子，不稱其功業者耶？抑上德不德，至名無名，仲尼所致嘆於猶龍者耶？然後知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豪傑者比，蓋直進而爲有道之士矣。先生之歿也，汪文溥述事略綦詳，傳專且爲之別錄，而崑山余天遂、涇縣胡懷琛又各有所紀述。先生之道德行誼，與夫事功學術，亦既燦然大備於世矣。顧汪子拳拳，獨以一傳相屬不佞，若棄疾抑又烏足辱先生排比所聞，聊塞汪子之請，庶與諸家並行，非敢自附定論也。

葉澄衷傳

寧鴻銘

太史公作游俠傳曰：『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笑之也。』云云。近世自我中國弛海禁，沿海編氓，因與外人通市，而暴起致貲財者，不一而

足；然或攻剽椎埋，或弄法買姦，宗強比周，侵凌孤弱，類皆鄙瑣齷齪不足道也。我獨見滬上富人，葉氏，當初赤手，自掉扁舟以治生，而卒起富至巨萬；又慷慨好義，清刻矜已諾，此猶是古之任俠，而隱於商且隱於富者也。

葉氏名成忠，字澄衷，先世居浙東之慈谿縣，後遷鎮海沈郎橋，遂家居焉。父名志禹，世爲毗之邱氓，後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贈榮祿大夫。成忠生六歲而孤，母洪氏撫諸幼弱，居一椽蓬屋，刻苦僅以自給。成忠九歲，始就學，未幾仍以家貧故，從母兄耕。年十一，就傭鄰里，居三年，主婦遇之無狀，成忠慨然曰：「我以母故，忍受此辱，然丈夫寧餓死溝壑耶？」遂辭去。欲從鄉人往上海，臨行無資斧，母乃指田中秋禾爲抵，始得成行。至上海，時海禁大開，帆船輪舶，麇集於滬濱。成忠自黎明至暮，掉一扁舟，往來江中，就番舶以買有無，外人見其誠篤敦謹，亦樂與交易，故常獲利獨厚。同治元年，始設肆於虹口，乃迎母就養。初肆規甚微，然節飲食，忍嗜欲，與傭婦同苦辛，又能擇人而任事，故數年間肆業日益遠大，乃推廣分肆，殆徧通商各埠。又在滬北

漢鎮創設繅絲廠、火柴廠，以興工業，且以養無數無業游民。既饒於貲財，自奉一若平素，絕無豪富氣象，若構洋樓集珍物之類。遇人固肫肫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交友必誠，見顯貴士大夫，言猶閭閻如也，毫無諂諛意。又好引重後輩，善體人情，各如其意之所欲，故人樂爲用。性好施予，無倦容，無德色，客外雖久，戚黨有緩急阨困者，苟有請，罔不欣助。待族人尤篤，捐金置祠田，又建忠孝堂義莊，以贍族之貧苦無告者。附以義塾牛痘局。藏事，則曰是我母之志也。凡里中之善舉，必力任其成，在滬北購大地，立蒙學堂，以教貧窮子弟。撥充十萬金經費，又特倡捐二萬金，建懷德堂，凡肄業中執事身後，或有孤苦無告者，歲時存問，俾免饑寒。至各直省遇有水旱之災，則必出鉅貲以助賑濟，封疆大吏高其義，嘗請於朝，屢邀寵錫，並傳旨嘉獎。光緒己亥年十月，在滬病篤，召其子七人曰：『吾昔日受惠者，各號友竭誠助吾任事者，汝曹皆當厚待勿替，以繼吾志。』卒年六十。先是由國子監生加捐候選同知，賞戴花翎，荐升候選道，隨帶二級，賞加二品頂戴。

余謂王者馭貴馭富之權，操之自上，日漸凌夷，則不馴至一商賈之天下而不已也，悲乎！然世之賢豪，不能立功名布德澤於蒼生，若富而好行其德者，此猶其次耳。故司馬遷曰：『無巖處奇士之行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，亦足羞也。』

哀陳擷芬君

張默君女士

嗚乎！擷芬死矣！當茲五濁惡世，人慾橫流之際，君能滌除煩惱，蟬脫滓穢，修然神游於塵埃之外，其樂奚如？吾後死者，百憂感心，萬事勞形，宜健羨君之早解脫，更何哀之有？雖然，予與君論交二十年，平日各以事牽，至疏形跡；然氣誼之篤，迥異尋常，道義磋磨，頗有相知之雅。今君死三日矣，吾於悲恫之餘，洵不能無一言，以抒其鬱結愴抑之懷也！

嗚乎！擷芬君！君非二十五年前女界之先覺乎？非改革之志士乎？非女報之首創者乎？非艱苦之留學生乎？非平民教育之提倡者乎？當戊戌政變後，乃父蛻庵先生創蘇報於滬，鼓吹革命，海內靡然從風。君同時以髫齡慧質，毅然辦一女學報，以開民智興女學爲己任。大聲疾呼，

固足震聳啓瞶。時女子之被感化而奮起者，實繁有徒；中國前此無女報，有之自君始。迨蘇報案發，同人相繼作逋客，君亦負笈走扶桑，雖赤貧能力作，而未嘗輟所學，得間且返國，携女同志多人，東渡求學，意在多一人受教育，即爲人羣增一分幸福也。予以甲辰遇君淞濱，時君固一英爽秀健之好女子也。抵掌竟日，互相心許，遂訂交焉。丁未，君畢業於橫濱之英和學院，名冠其曹。未幾，適西蜀楊希仲氏，旋偕之美，先後肄業伊立諾爾及芝加哥大學。辛亥義起，君偕楊君浩然歸，主持楊氏所辦依仁中學於渝中。男女學子數百人，君循循善誘，樂而忘倦。楊固雄於財，所創實業，幾徧海內外；顧君性高介，結褵十餘年，始終布衣敝履，出無車馬，食無兼醢，儉約一如苦學生，目覩其家族豪華，絕未一屑意也。君慈惠，人有寸善，輒彌永弗忘。終身不聞道人短，且尙俠義，嘗以服務或售文所得資，以助貧弱。人或謂以楊氏之富，子何需不得，胡自苦乃爾？君慨然曰：『人類婚姻之締結，宜純以摯義真情爲主旨；苟有纖介趨勢慕利之念雜其間，則已自玷其人格，且失其自主力，尙何顏濟人乎？吾非一機械，又非寄生蟲，奚賴人生活』